

經松調讀

世窗笑書

要寤偶筆

談言言記



讀 書 筆 記

祝 允 明 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讀書筆記及其他三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讀書筆記

吳郡祝允明枝山著

歲乙巳允明居憂弗能肆力讀書於事物之理偶有所見隨筆箋記伺就有道而正焉
學貴有常又貴日新日新若異於有常然有常日新之本也

虎狼存父子之仁蜂蟻有君臣之義蟲蓋有時而人也今人仁不如虎狼而虐如之義不如蜂蟻而毒如之是人亦有時而蟲矣然蟲之人也進也人之蟲也退也人之不如蟲也哀夫

造化無全功人類無全才雨露以生之雪霜以固之日月以照臨之雷霆風氣以鼓舞而調暢之彼固各有功焉耳使求生於霜雪求固於雨露求鼓舞於日月求照臨於雷霆風氣得乎雖謂之廢物可也人之才有鉅者有細者有高明者有沈潛者有寬然而廓以紓摯然而斂以密者必欲其令而不頗天下之人皆廢矣聖人者知其然故因其才而成就之斯天地之功也已於戲甚哉聖人之似天地也

見子而欲其孝不思吾父之欲吾孝乎臨下而猛不思吾上之不欲其猛乎觸類而爲是思其過也必寡矣

雞司晨犬徹夜彼固全其信義之性也若猶未足貴也使雞處無人之地犬遭簞朴之苦若可改矣而不改焉斯尤賦性之堅貞可貴也爲人而失其性不失而或改焉者視雞犬爲何如

詐人信。敖人孫。非其性然也。醜其稱而矯焉爾。然苟欲詐敖。亦何稱之足醜。閒官清。醜女貞。非其情然也。勢有違而安焉爾。然苟欲污淫。又何勢之能違。故君子之於人。取其信。取其孫。取其清。取其貞。它無計焉爾。

人之言也。其猶鐘乎。大扣則大應。微扣則微應。如不扣而應。扣而不應也者。人必恠之。

視聽持行。耳目四肢。自然之功也。聰明運動。耳目四肢。自然之效也。人惟其自然也。是以功不亂而效自著。至於心。乃不任其自然而擾之。欲其虛靈而功效之得也。難矣。

君子之治心也。猶權之稱物也。過則損之。不及則克之。斯平矣。然權之取平。以人而心取平。卽以心耳。不外之重。不內之輕。斯吾心之權乎。

食物各有性。熱者不炙手。而寒者不墮指也。至於人食之。則溫寒附於中。而證於外。不少爽焉。是知果行。不必爲食誓。而至信無假於言說。

齊王見顏闕曰。闕前闕亦曰王前。莊光見光武。臥不起。及共臥也。以足加光武之腹。二子者高則高矣。然君臣之禮可廢乎。就使在朋友。且不可若是也。蓋高而無禮者歟。以是爲訓。吾恐無禮於君者。有以藉口也。

魏子擊。遇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曰。貧賤者驕人耳。夫其不禮亦可矣。而必曰驕。驕果可有者乎。此戰國之所謂賢者也。

原思貧而子貢病之病之者非也而思何必諄諄然辯之乎孔子謂其克伐之難有以夫
郭巨殺子不孝也鄧攸絕類不弟也陳仲子之廉非廉也逆也宗魯之義非義也黨也葉公之黨之直非
直也悖也尾生信矣而信非其所信也倉梧丙讓矣而讓非其所讓也

善觀人者觀己善觀己者觀心

彩色所以養目亦所以病目聲音所以養耳亦所以病耳耳目之視聽所以養心亦所以病心中則養過
則病

攫金於市見金而不見人逐獸者趨知獸而不知險況重於金獸者乎

犬見人衣貌之不揚則吠之稍整則亦稍戢蓋彼惟知外美之可貴也人之知宜辯於犬矣乃亦唯富貴
之敬貧賤之忽而不計其賢否何如是真犬耳

人之履憂患者大較有三上焉者夷險一致略無乖異次焉者激厲固守堅逾平日下則隕穫而已觀人
者尤於是乎易見焉

爲文作字初無意於必佳乃佳凡事皆然不但文字也

心者體之君也得喪安危之主也聞以一人治四海未聞以四體而役一心也人之以四體而役一心蓋
惑於大小繁寡之形耳然不惑於軍民之大小繁寡而獨惑於心體則習之罪也故知者皆習
奉親孝事君忠處長孫出言信臨財廉茲非所謂仁知賢人矣乎人之聞仁知賢人之名則惕然敬慕而

不知親也。君也。長也。言也。財也。隨其敬慕而在耳。不能孝焉。忠焉。孫焉。信焉。廉焉。而徒慕仁知賢人之名。是束其足而羨趨者之前也。不亦戾乎。

大道之世。無忠臣。無孝子。無君子。善人。其無忠臣也。非無忠也。夫人而莫非忠臣也。其無孝子也。非無孝也。夫人而莫非孝子也。其無君子。善人也。非無善也。夫人而莫非君子。善人也。

高不虛也。卑不污也。明而無耀也。闇而無昧也。張乎其博而非空也。斂乎其約而非隘也。不偏焉。不倚焉。其中也。而莫過莫不及也。心之本體蓋如此。

弦被木。而音聲發。絲附織。而文章顯。學焉未用。而責其功能之茂者。不可哉。

言 偶 笑 蝟

撰 瑗 鄭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
陵學山寶顏堂祕笈及學海
類編皆收有此書寶顏本所
收條數較多故據以排印

蝸笑偶言

閩南鄭 瑗撰

武侯忠漢。能使後主不疑。而周公之勤王家。反不見信於其君。叔子不鳩。能使敵國不疑。而曾參之不殺人。反不見諒於其母。讒蔽其明。愛惑其聰。無足怪者。古之聖人。有能和萬邦。而不能使胤子無傲虐。能來重譯。而不能使昆弟無流言。一人之身。乃如此冥頑不靈。可畏哉。

季羔避難。而閭者室之子胥出奔。而漁父渡之。商君亡命。而舍人拒之。項籍敗亡。而田父給之。得人之與失人。何啻千里。

陳琳爲袁本初草檄。極詆曹公。及歸魏。而曹公不責。駱賓王爲徐敬業草檄。極詆武氏。傳京師。而武氏不怒。英雄之舉措。大抵如此。嗚呼。當塗代漢。周紀亂唐。豈偶然哉。食祿宜卻饋遺也。而有時乎受饋遺。故子產受生魚。不爲傷廉。陳戴受生鵝。不爲不義。去國非爲飲食也。而有時乎爲飲食。故魯臠不至。而孔子行。楚醴不至。而穆生去。

懷羸失身重耳。沃盥奉匜。而以不從不言爲善處。蔡琰忍辱羌胡。重歸董祀。而以授受不親爲知禮。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歎而齒決是問者也。雖然。豈直婦人也哉。袁紹誅宦官。無須多誤死。冉閔殺胡羯。多須多濫死。應侯相秦。必殺其辱己者。韓信王楚。反官其辱己者。

趙高指鹿爲馬。陰中其異己者。朱溫指大柳宜車轂。反撲殺其佞己者。蓋各繫其逢也。周昌以漢高帝比桀紂。而帝不加罪。劉毅以晉武帝比桓靈。而帝以爲直。文帝勞軍細柳。軍尉不奉詔。而帝善之。錢鏐微行北城門。吏不啓關。而鏐賞之。皆帝王盛德之事也。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陽琳刺客不殺蔡中郎。晉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寧。淮南張顥刺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孰謂盜賊無義士乎。前漢書表古今人物。其失也混。新唐書表宰相世系。其失也濫。備三長如班歐。猶有此失。矧其他乎。元魏馬后。淫凶弑逆。竊國大柄。而獲考終。天網有時而漏也。及胡氏效其尤。則不免於沉河矣。唐之武后。腥穢人紀。冒干歷數。而享壽考。天道有時而爽也。及韋氏繼其軌。則不免於授首矣。孰謂不善可稔乎。

隋室旣受周禪。蘇威遁歸田里。可謂節矣。而終失身於僭僞之朝。金虜議立異姓。秦檜抗言見執。可謂義矣。而終誤國於渡江之後。令終之難也如此。王莽篡漢。其女爲孝平后。稱疾不起。守志終身。曹丕篡漢。其妹爲孝獻后。以璽抵軒。涕泣橫流。楊堅篡周。其女爲天元后。憤惋不平。形於辭色。徐誥篡吳。其女爲太子璉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司馬炎篡魏。其諸祖安平王孚。自稱有魏貞士。不預廢立之謀。武曌篡唐。其姪安平王攸緒棄官不受其賜。歸隱嵩山之陽。朱溫篡唐。其兄廣王全昱。責其滅唐社稷。和有覆宗之禍。此三男子四婦人者。不遑其至親所爲如此。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泯矣。繭蠶出也。而蠶非繭。則不能憑虛而覓食。嗟乎。依憑其軀者。乃出自其腹也。吾於是乎有感。身以形化。蠶蛛出也。而蛛非網。則不能憑虛而覓食。嗟乎。依憑其軀者。乃出自其腹也。吾於是乎有感。

猩紅之鬪。狐白之裘。盛夏被之。不若絺綌之便也。文茵之車。朱幘之馬。臨流乘之。不若驅絆之利也。故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動違其時。雖善奚益。

取涼於簟。不若清風之徐來也。然無風則簟不可缺。激水於棹。不若甘雨之時降也。然無雨則棹不可廢。是故三王不興。不可無五伯之功。二典不作。不可無兩漢之制。

劉禪既爲安樂公。而侍宴喜笑。無蜀技之感。司馬昭哂其無情。李煜既爲違命侯。而詞章悽惋。有故國之思。馬令譏其大愚。噫。國破身辱之人。瞻望故都。思與不思。何往而不招。謂古人所以貴死社稷也。

狄仁傑含垢忍恥於僞周。而卒成取日虞淵之功。呂好問辱身污迹於僞楚。而竟就溥天左袒之續。論者猶咕咕動其喙。則夫受唾之師德。仰藥之唐恪。果何爲哉。

商。後爲殷。呂。後爲甫。唐。後爲晉。魏。後爲梁。隨地以名。夫何常之有。後世或強襲舊名。或別創美號。失古意矣。

叔孫通爲秦二世博士。以巧言面諛見賞。而卒爲漢儒宗。孔穎達爲王世充博士。以草儀禪代見親。而卒爲唐儒宗。皆所謂小人儒宗。而世儒也焉。此二代之所以無真儒也。

歐陽公一代之偉人也。而小人蟻以房帷之醜。文信公百世之人傑也。而讒夫誣以匿服之罪。則夫妻斐之成貝錦。哆侈之成南箕。又奚怪其然哉。

楚莊不罪絕纓之臣。秦繆不罪食馬之盜。趙盾食翳桑之餓。顧榮啖執炙之夫。或得其助以成功。或賴其

力以濟難。其視華元殺羊。獨斫羊斟。而因之喪師。鄭靈解龜。獨斫子公。而因之遇弑者遠矣。中山君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冷得二死士。然則施德之與招怨。豈在大哉。

曾子之妻戲其子以殺麋而烹麋。以實其戲。孟子之母欺其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古人養蒙視幼之法如此。

盜跖以孔子爲僞。蘇軾以程頤爲奸。李傕以董卓爲忠。田承嗣以安史爲聖。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古有之矣。跖傕承嗣不足道。而軾亦爲之君子之不仁。悲夫。

參朮以和而起疴。芝蘭以馨而熏物。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理之恆也。若夫阿魏以臭而止臭。骨咄以毒而攻毒。以其昏昏。而使人昭昭。理固有難喻者矣。

唐明皇好神仙。而張果自稱堯侍中。宋章聖悅幻妄。而賀元自稱晉水部。皆乘世主耳目壅蔽。而售其欺侮也。古之人明目而達聰。視遠而聽微。彼瑣瑣迂怪之徒。尙莫遁於造言亂民之刑。矧得而欺侮之。

伊尹之言辟不辟。孔子之言君不君。孟子之言王不王。李雲之言帝不諦。其義一也。而雲獨以是賈奇禍焉。延熹之主。其太甲齊景齊宣之罪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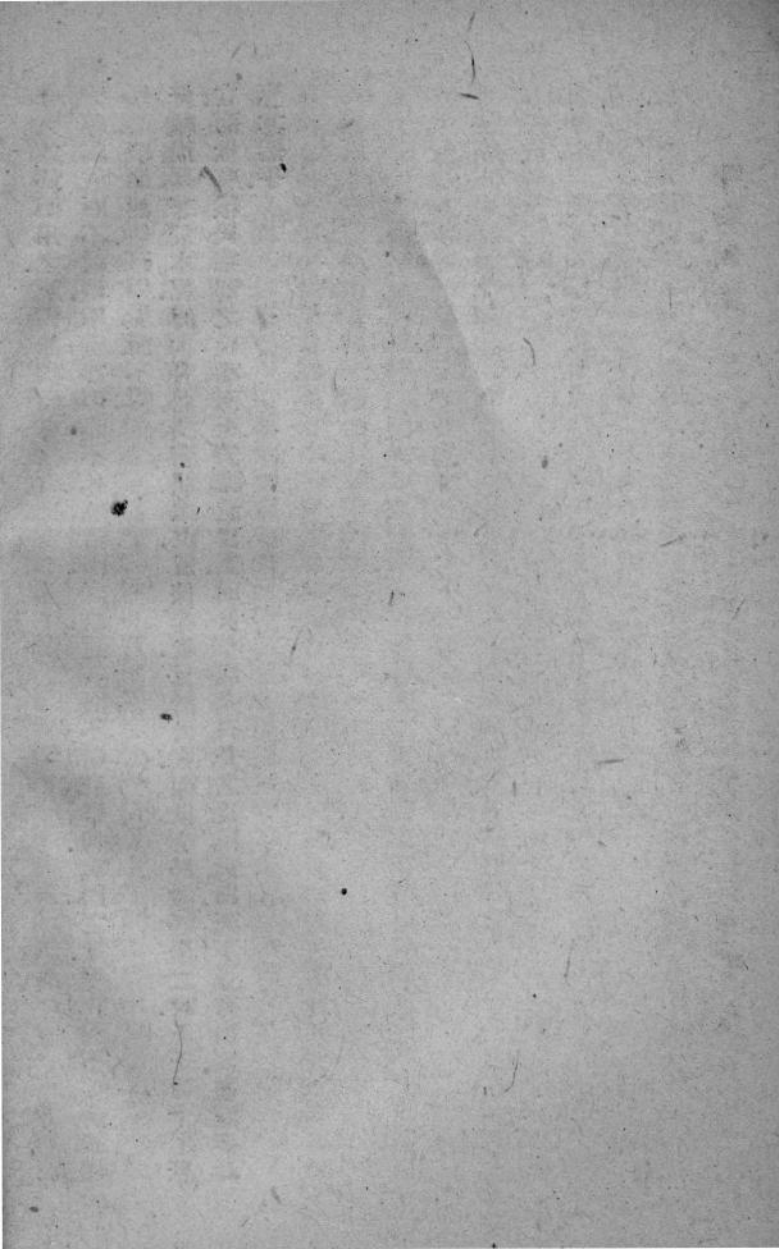
陳寶謀誅宦官。羅其辛螫。而漢鼎隨移。訓注謀誅宦官。遭其反噬。而唐社隨屋。社驥稷狐。熏灌之難如此。履霜滅趾之戒。可不慎乎。

以兆民爲兆人。以致治爲致理之類。唐人之避諱也。以揖讓爲揖遜。以惇典爲厚典之類。宋人之避諱也。

今人或襲而用之。所謂無喪而右拱者也。

六經言道而不遺法。四書言理而不外事。諸國之語迂緩而不切於事情。戰國之策變詐而不要諸義理。馬遷駁而無緒。班固局而不暢。

軒轅崩塋。著於本紀。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留侯卒諡。見於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妖亡。而世有緱氏乘鶴之說。淮南王安謀逆自剄。而世有雞犬同升之說。漢武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亶其然乎。



松窗寤言

崔銑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今獻
彙言紀錄彙編借月山房彙鈔
及澤古齋重鈔皆收有此書紀
錄摘抄本今獻無序跋澤古覆
刊借月故據借月本排印